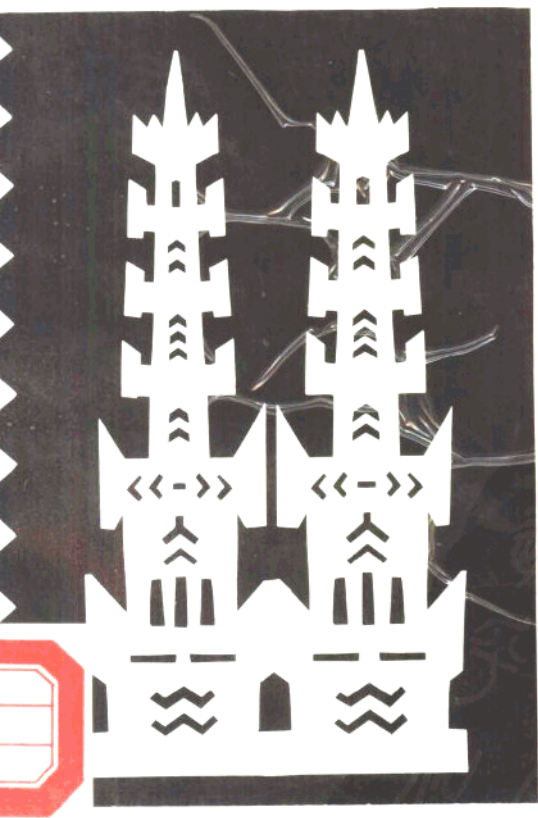


云南民族剪纸

沐正戈 编

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雲南民族剪紙

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吴国城

封面设计：沐正戈

封面题字：郭伟

云南民族剪纸

沐正戈 编

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（昆明市书林街100号）

云南新华印刷厂印装 云南省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：787×1092 1/20 印张：6

1992年1月第一版 1992年1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,500

ISBN 7-222-00855-1/J·63 定价：4.15 元



△ 傣族剪纸艺人用布、绢、的确凉等面料剪成“佛伞”，赠送佛爷，象征人、佛有缘。



◁ 元阳县的街子天。彝族巧手农妇利用农闲，剪制各种服饰“花样”出售。



△ 民族地区的佛事活动和重大节日，人们制作的“灯彩”，装饰部分常常用剪纸手法完成。

▽ 傣族群众献给奖房的双鱼剪纸，似乎在向佛祖表示信念：荷瓶有鱼（吉语谐音）成双成对。



灵 的 影 象

沐正戈 邓启耀

云南这地方，美丽神奇，人称“秘境”，生活在这里的民族，和自然相亲，与历史无隔。就象他们手中的剪纸，千刀万剪总是线线相连：连着民族传统的根脉，连着文化变迁的经纬。而与天地自然混生相亲的泛灵意识，使万物在他们的心目中，不仅有形有为，而且有情有灵。云南民族剪纸，正是生活在这土地上，创造着这文化的各族人民千百年的“人心营构之象”，是他们心灵之象的剪影，民族艺术性灵的投射。

云南民族剪纸，不仅是“秘境”之灵的古老影象的投射，更是民族自己心灵的现实影象的投射。

从众多的民族剪纸中，我们看到各民族纯朴、乐观、生气勃勃的心灵意象，看到随意、自由、异彩纷呈的审美情态。据初步了解，仅滇中、滇南、滇西北、西南边疆一线，剪纸风格即各有不同。以滇池为中心的汉族剪纸，主要形式为鞋花和围腰花，表现母题多是牡丹、凤鸟、吉语、花草之类，构图丰满，动植物异化交错，颇有秀美之意；滇南的彝族剪纸，多以衣著服饰剪纸为主，有领口、袖口的条形带状花连续组成，另外，胸花、腰花、枕花、帽花、臂花等，喜欢应用彝族崇拜的火纹、太阳纹、火心纹和日轮纹作装饰，雄鸡纹、龙凤纹和吉语图案，象征祖灵；葫芦、瓜、虎等象征吉兆。剪纸线条粗细错落，曲走有序，常常形成一块一条独立的画面，很讲究构图的完整穿插和韵律；滇西北的纳西族剪纸，以福寿花最有特色。春节张贴于箱柜、门栏，以示吉庆，常见的有五福捧寿、双寿、长（蟬）寿，都为对剪、折剪，成为对称放射、结构完整的团花；滇西南边境一带的傣族剪纸，形式多样。用于宗教活动的较多，如伞花、墙花、纸扎、挂灯、吊幢或幡、佛龛剪纸、奘房供品、门笺、门神等形式。另外，在建筑装饰、民族服饰、民族工艺、婚丧民俗等方面，剪纸的使用也很普遍。傣族民间剪纸题材广泛，眼见的鱼虫花草，飞禽走兽、楼塔亭寺、人物世相等，可以入“剪”；心幻的神灵、神话、佛经故事、灵物（麒麟、龙、凤等），亦可入“剪”。整体布局疏密得当，艺术风格跨度较大，既能繁缛富饰、秀美精致，也可大刀阔斧、粗犷有力。近年在临沧民族村寨中，意

外发现了民间保留的剪纸连环画，故事完整，内容表述傣族祖先生活劳动的场景及有关传说，人物、植物、动物、农具、房屋等均以影廊表现。形象夸张凝炼，物体联接自然，刀剪工具的应用极为熟练，估计是民间剪纸高手所为。从内容到形式，都闪耀着傣族艺术的光辉，实为不可多得的民间佳作。另外，在阿昌、佤、德昂、布朗等民族中，剪纸的运用也很广泛，各有特色。

仔细品味云南民间剪纸，它们虽是物态的显现，但绝非纯自然的摹仿，不是物象被动的投影，而是富于创造的民族心灵意象的能动的折射。苗族剪纸中的龙，野性十足，丝毫没有官庭造象“三停九像”的繁赘造作；彝族剪纸中的鸟是凤，鸡的合体，果是桃子石榴的综合，人和万物亦可混然为一，物我交感，落籍云南的蒙古族，他们的剪纸反映了从畜牧到鱼耕的文化适应过程，是蒙、汉、彝等族文化的相生互动，傣族的剪纸人情味十足，纵是表现神佛，也渗透着浓厚的人间气息，相亲无隔。在民族剪纸中，人与自然万物可化合同一，相生交感，人与人，人与物，人与灵，同源同构，同情同意，并在泛灵的幻化中投射出奇异的“艺术化”的形象。这常常是民间艺术“出手不凡”的重要心理根源之一。现代的专业画家，常常为民间艺术饱满的情感气质、重悟的思维方式和直指内质的审美力量所震动，为民间艺术自由的形式构成、自在的时空关系和自如的色彩运用所震动。民间艺术，作为特定历史、地域和文化心理背景下自发而又自为的艺术，在文化上，它们是艺术源流的源头；在心理上，它们是认识发生的胚床；而在形式上，它们也有自己独特的美学建构。

我们不妨以民间艺术中剪纸的某些造型特征为例。

首先，由于民族剪纸直接承袭了原始艺术和原始心理的某些特征，所以，在造型上，它抓的是基本形塑造，并趋向于符号化象征化，对比原始崖画、图案及许多民间艺术，都有把基本形塑造程式化类型化的特点，而且都有将其变为某种渗有因袭集体意识的象征符号的趋向。例如，民间剪纸中常见的以鱼象征生殖或富余，以虎象征辟邪或护生，以桃象征打鬼或高寿，以蝙蝠或葫芦象征福禄，以双莲或游鱼象征年年有余，以荷瓶有鱼象征和平富足等等。物象是类型化的，用意是象征化的，与其说它们是物的写生，不如说它们是灵（心理或心灵）的影象。

其次，由于剪纸艺术受刀具和纸张的限制，这也正形成它的特具特色，必须千刻不落，万剪不断。所以，体现在剪纸作品上的物象，不是眼中之象，而是经过集中概括后的心中之象和“剪”中之象。大夸张，大取舍，常常见重意舍形，求神减形。有的把形象的内核强调到极点，以求“不似之是”。不仅不管“解剖”，甚至把不同时空的事件剪在同一画面（如傣族剪纸连环画），把不同物种乃至虚象实象混然一体（如苗族的“鱼龙”“鸡龙”剪纸）。

再次，民族民间剪纸的构图既不是焦点透视，也不尽是散点透视，它的构图法则是平面化的、九宫格布局的和“X透视”的。各种物象平叠相间，互不遮挡，类似九宫格布局，屋里的人，罐中的物，肚内的仔，侧面的另一半脸，都可“透视”地剪出。比较儿童绘画与原始艺术，我们发觉这是人类认识发生初期共有的现象：画出“所知道的”，甚于画出“所看见的”；心的意象和灵的形象，常常“遮”住了或取代着眼的视觉。

最后，由于剪纸的实用功能所决定，必然要求与之相适应的装饰手段和造型风格。如窗花的功能是透光并隔断内外视线，所以窗花造型的线条必须空灵透亮；门笺的功能是节日悬贴于大门沿口，必须色彩强烈火红，以示喜庆；礼花多用于祝寿贺喜，必须整形端庄、艳丽饱满；鞋花是行走运动的饰品，它的花叶组合要流畅而富有动态；而角花剪纸则讲究对称、平衡、整齐。另外，边框的造型，也是云南民族剪纸重要的艺术语言之一。采取什么势态的边框，取决于作品的需要和人们的审美观，如妇女使用“斗方型”的围腰花、“月牙型”（暗框）的鞋花，装房里柱状型檐花、环状型佛伞花以及结婚祝寿的圆型团花，均与特定场合的某些隐喻、暗示相关。恰当利用适形边框，可以获得意、形统一之效。

分布较广的云南民族剪纸，形式多样，淳风感人。它是云南高原大山之灵的形象，也是各族人民爱美之心的投影。可以预见，在艺术形式多元化的百花园中，云南民族剪纸将会在进取中求得创新和发展，在现代剪纸艺术的崛起里，也将有民族民间剪纸天穷之初的性灵的投影。

一九九〇年秋于春城

目 录

帽 花.....	1—5
围 腰 花.....	6—19
服饰花样.....	20—33
鞋 花.....	34—40
枕 花.....	41—45
奘房剪纸.....	46—70
礼 花.....	71—82
装饰剪纸.....	83—93
祭祀剪纸.....	94—100
创作剪纸.....	101—116



牡丹朝阳

帽尾花（汉）

滇中及曲靖、楚雄、昭通

张月娥 剪

16×16厘米



凤采牡丹

帽耳花（左右各一）（汉）

滇中及曲靖、楚雄、昭通

张月娥 剪

15 × 12 厘米



帽花 (汉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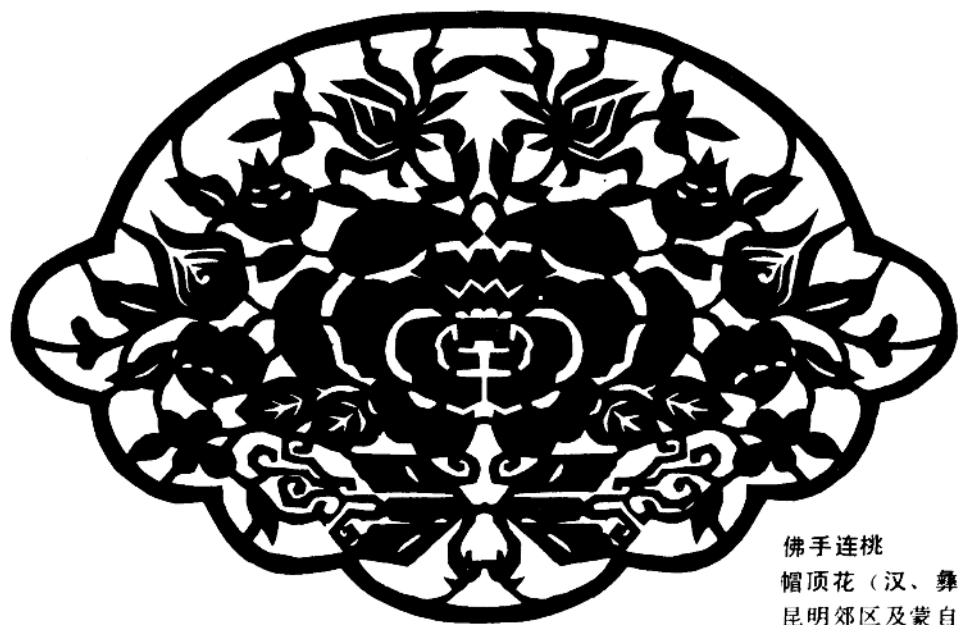
昆明郊区

罗竹香、周沛昌 剪

(上) 21×7 (下) 23×9 厘米



帽花（两侧）（汉）
晋宁、曲靖、昭通
张月仙 剪
22 × 11厘米



佛手连桃
帽顶花（汉、彝）
昆明郊区及蒙自
张月娥 剪 20 × 14厘米



童帽花（汉、彝）

昆明郊区

张月仙 剪

19×16厘米



围腰花（彝）

弥勒、红河、路南

赵 尧 收集

24×24厘米



围腰花（汉）

滇中地区

李伟卿 收集

20 × 17 厘米



围腰花（汉）

滇中地区

李伟卿 收集

20 × 17 厘米